補紅樓夢/第十一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第十回　新孝廉迎巧姐出閣　官媒婆與賈蘭說親

補紅樓夢
第十一回　平兒連與兩姪為媒　黛玉公向元妃祝壽
娜嬛山樵
1813年

第十二回　警幻仙詩和賈元妃　薛寶釵書寄林黛玉

卻說賈芸來到林之孝家，小紅在屏後偷看，見小丫頭進去倒茶，便探出身子來，說：「原來是二爺麼。」賈芸一見，跳起身來，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姐姐好，一向沒見了，聽見姐姐病著，我又不好來問的。姐姐這會子大好了？」小紅道：「多謝二爺惦記著，也沒怎麼好清了，心裡只是懶懶兒的麼。」賈芸便向腰裡扯下塊手絹子來，說道：「這還是姐姐換給我的，我總是塞在身上，時刻不能離的。」小紅道：「那是我掉在園子裡頭二爺撿著的，後來換給了我一塊，我也收著呢。今兒二爺拿出這個來，我也把那個拿來還換過來罷。」賈芸道：「這會子不用換，等明兒到我們家裡的時候，再換罷。」小紅道：「我沒什麼事，怎麼到二爺府上來呢？」賈芸走到小紅面前道：「我有要緊的話，告訴你呢。」小丫頭已倒了茶來，小紅紅了臉，低聲說道：

「小丫頭倒了茶來了，你不用說，我都明白了，你上緊的打算去罷。」說著，又丟了個眼色，賈芸會意，喝了茶，便說道：

「我才剛兒是順路兒打這兒過，進來坐坐，也沒什麼話，我這會子進府去，少不得就會見的。」也向小紅丟了個眼色道：「我去了。」小丫頭出來關了門進去，小紅道：「芸二爺是走這兒過，進來坐坐，也沒什麼話說，少刻大爺回來也不用說了。

「小丫頭點答應，不題。

再說賈芸回去，心裡思索要尋賴大說親，又怕賴大因上回要求發放出文書的事情不妥，說了不惟無益，反恐於中阻滯，越發難說，思前想後，徹夜不眠。直等榮府事過，隔了一日，細想還是去求賈璉，立定主意，恰值這日賈璉一人在書房裡閒坐，賈芸便忙上前，跪下說道：「姪兒有件事要求二叔賞臉。

「賈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你起來說。」賈芸道：「二叔允了，姪兒才敢起來。」賈璉道：「我不知道是什麼事，怎麼教我允呢？你起來說了，再講。」賈芸起來，站在賈璉面前說道：「前兒我母親說，我的年紀也不小了，要給我討媳婦兒。姪兒說，現在手頭不足，那裡有這項錢呢？況且，要說親又高不成低不就的，要是將就些的人家女孩兒，姪兒也不願意要。自古說：

『寧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。』姪兒想著叔叔這裡有好些大丫頭，該放出配人的就不少。姪兒打量求叔叔的恩典，挑選一個賞了姪兒，不但姪兒感激叔叔，連我母親都是感激的。」賈璉道：「你這是什麼話？你是我的姪兒，怎麼給奴才做親呢，這斷乎使不得的。」賈芸道：「姪兒何嘗不知道麼，但是如今的世情不好，奴才的事情好了，他還不願意給姪兒呢。賴大的兒子，怎麼做知縣呢。古來多少名人大位還娶妓女為妻，妓女又不及奴才了。姪兒為的是無力，又不肯將就要那些看不上眼的東西，這是姪兒情願如此的。總求叔叔的恩典就是了。」說著，又跪下去。賈璉道：「你不用這麼著，且說你想要誰的女孩兒呢？」賈芸道：「姪兒前兒在林之孝家裡，聽見他的女孩兒小紅告病在家。姪兒頭裡帶了人在園子裡種樹的時候，就看見過的，那時在寶二叔屋裡，後來聽見說在嬸娘屋裡當差。現今告病在家，年紀已是該放出配人的時候了。求叔叔的恩典，向林之孝一說就妥了。叔叔、嬸娘只當是放出去配了個小子了，將來還是來給嬸娘一樣當差。」賈璉笑道：「這事你且不用忙，等我明兒教你嬸娘和林之孝家的說了看罷。」賈芸忙跪下道：

「姪兒今兒先給叔叔磕頭，明兒再給嬸娘磕頭去。」

說著，只見家人來回說：「環哥兒新房子裡，領油漆裱糊的工價。」賈璉道：「知道了。喜兒來，對二奶奶說去，說我的話，教照數發給他，教彩明記了檔子就是了。」喜兒答應去了。賈璉便到賈環的新房子裡去看了一看，原來就是賈母的上房，在王夫人

上房外左邊的三間耳房後，開了一門通過去的。

王夫人上房外右邊三間耳房，是王夫人做房。房後二十餘間，是寶釵住的。李紈在園內搬回，便也在這二十餘間內住，與寶釵相離不遠。

賈璉回到自己屋內，見平兒不在屋裡，只道是到王夫人上房去了。彩明倒上茶來，賈璉道：「才剛兒領油漆裱糊的工價，上了檔子沒有？」彩明道：「上過了，奶奶才打發了這項銀子，便到後廊上婁氏大奶奶那裡說話去，秋紋、定兒都跟了去了。

「賈璉道：「說什麼話？」彩明道：「聽見說是給他家藍哥兒說親。」說著，平兒回來了。賈璉道：「我昨兒沒聽明白，可是劉姥姥的外孫女兒青兒，要說給藍哥兒麼？」平兒道：「這是太太的意思，說青兒長的很好，要給他做媒，教我給藍哥兒的娘說去來了。」賈璉道：「他娘願意不願意呢？」平兒道：

「我去說是我們太太的意思，因為喜歡青姑娘很好，教來給藍哥兒說親。他娘聽見就歡喜的了不得，有什麼不願意呢？」賈璉道：「青兒雖然好，到底是屯裡的姑娘，不配我們這樣的人家呢。」平兒道：「這有什麼不配呢，常言說的好：白屋出公卿。巧姐兒的姑爺，不是屯裡人麼？如今中了舉了，明年再中了進士，不就是官宦了家了麼。這都是姻緣，講不定的。」

賈璉笑道：「可不是，今兒還有人向我說，情願娶個咱們家的丫頭呢。」平兒道：「誰要娶咱們家的丫頭，這個人可奇呢。」賈璉道：「你道是誰啊？就是芸兒這個東西。他再三的求著我，要娶咱們屋裡的小紅。」平兒道：「芸兒輩數雖小，到底是爺們呢，怎麼給奴才做親來了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也是這麼說，他再三的磕頭求著說，現在無力攀親，將就些的人家他又不願意，說是寧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，卻也還說得是。

「平兒道：「他怎麼偏偏兒的看上了小紅，這總有緣故。芸兒這東西，他頭裡也到園子裡去過，也常到這屋裡來，我看他總有些鬼鬼崇崇的。」賈璉道：「這不消說的了，我看他是久有了這個心，只是不好開口的。今兒我見他求著，不過意，已應了他了。他明兒還來給你磕頭呢。你明兒就叫了林之孝家的來，給他說說罷。」平兒道：「還不知他願意不願意呢？」賈璉道：

「你向他說這個話，是教他女孩兒給爺們做正配，又不是教他女孩兒配小子，他敢

不願意嗎？」平兒笑著點頭兒，只見外面家人進來回說：「三爺娶親的大轎宮燈都辦齊備了，請二爺出去看呢。」賈璉便站起身來，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平兒正打量叫人傳林之孝家的進來說話，恰值林之孝家的上來回事。平兒等他回完了事，吩咐明白了，便說道：「小紅告了病，這些日子也很該好了。」林之孝家的道：

「他還沒好的清妥呢，還待調養幾天，我就叫他上來伺候了。

這孩子就是生的單弱的很麼。」平兒道：「我不是要他進來伺候，我要給他說親呢。」林家的道：「這是多謝奶奶的恩典了。

「平兒道：「我看這孩子倒很好，聰明伶俐，做事說話兒都乖巧，怪惹人疼的。這會子也該是配人的時候了，我想要是給他配個小子，就可惜了這孩子了。我昨兒會見後廊上五奶奶，說起他要給芸哥兒討媳婦兒，又怕的是手頭並不寬綽，門戶高的攀配不上，將就些的人家女孩兒又自己看不上眼。他說芸哥兒說的好，『寧娶大家奴，不娶小家女』。我就想起小紅來，告訴他，問他願意不願意呢？五奶奶說：『這可是打著燈籠還沒處尋呢，多謝嬸娘的憐愛，就感謝不盡了。』我看那芸哥兒，人就很不錯，將來總有出息的，你看著怎麼樣呢？」林家的道：

「多謝奶奶的恩典，真是天高地厚了，這也是我女孩兒的造化。要不然。配個小子罷了，怎麼敢給爺們扳親呢？這都是想不到的事。」平兒道：「你明兒就教他進來罷，我也不要他服侍，給他在這兒靜靜兒的調養調養，我也要瞧瞧他，問問他呢。這會子是我的姪媳婦了，我那裡還拿他當丫頭麼。」林家的道：

「多謝奶奶抬舉，這可是當不起呢。我明兒就教他進來給奶奶磕頭。」說著，賈璉進來，到那邊屋裡去了，林家的便出去了。

平兒進到屋裡，賈璉道：「那話說了沒有。」平兒便把方才的話，告訴了他一遍，因道：「你這會子進來，又有什麼事？」賈璉道：「蘭哥兒的親事定准了，打點下帖兒請梅姑爺、琴姑娘兩個人做媒人。明兒下定，便過禮，就是老三娶親的這一天，又省些費用，又添了熱鬧。到明年春天三月裡過門。」

平兒笑道：「這幾天通是鬧媒人了，咱們兩天就鬧了兩個媒。今年比往年可大不同了，咱們家出了多少事，都是喜事，重重疊疊的，可是運氣該轉了。人人都說老太太的福大，老太太在日都沒見過這麼些喜事呢。」賈璉笑道：「頭裡人人都說鳳姑娘能乾，辦事妥當。我看著總不如平丫頭好，我自來心愛的是平丫頭，可見今兒還是平丫頭有福呢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，你再要這麼著，我可不依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不依，我可由不得你不依呢。」說著，笑了出去了。

林之孝家的回去，把這話告訴了他女兒一遍。小紅心下明白，知道賈芸是求了賈璉、平兒的了，心裡一塊石頭落地，真是喜出望外的了。林之孝家的道：「你明兒就進府去，給二奶奶磕頭，謝謝恩典。二奶奶教你就在那裡調養幾天，不要你做事情呢。」小紅道：「二奶奶教我在那裡調養，不教我做事情，原是奶奶的好意，就是我怪不好意思的麼，怎麼樣呢，媽媽明兒帶我進去，磕了頭就出來罷。」林家的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呢，奶奶教你進去，說要瞧瞧你，這就是疼愛你的意思。

明兒回來，他少不得給你有格外的賞賜，雖然我要給你辦嫁妝，到底多些東西倒不好麼？」小紅道：「那些姐姐、妹妹們都知道了，總要拿我取笑兒開心呢。我又不好說的，臊的人家臉上怎麼過得去呢？」林家的道：「你這會子都給了爺們做親了，又不是配了小子。才剛兒二奶奶不說麼，說你做了他的姪媳婦了，還是丫頭麼？你比那些姐妹們高了一等了，他們怎好說你的呢？」小紅心下細想，不能不去，只得點頭答應。

到了次日，林家的便帶他進府，上來給平兒磕頭。平兒向林家的道：「給他在這裡玩玩散散就大好了，等他照常好了，五奶奶那裡有了日子了，我再教你帶他回去。」林家的答應去了。

平兒進房，小紅便跟了進去，平兒道：「你現在可還吃藥了沒有？」小紅道：「藥有一個多月沒吃了，天天吃丸藥呢。每日一樣吃飯，就是沒了氣力，心裡有些懶悶，沒有大好。」

平兒叫他到面前來，拉了他的手，摸摸他的膀子，見瘦弱可憐，因說道：「你這也沒什麼病，不過要把心散散，多吃些飲食，調理調理就好了。」小紅臉已紅了，平兒見定兒在旁，便教他倒茶去。小紅忙道：「我倒去罷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是我的姪媳婦了，該叫我二嬸娘呢。我還要你倒茶麼？」小紅忙跪下說道：「雖蒙奶奶的恩典，我在這裡要不伺候，一者心裡不安，再者臉上過不得，這些姐妹們跟前，也不好看，還求賞照常

辦事。」平兒拉起他來，定兒已倒了茶來了。平兒笑道：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，這會子你病還沒大好，我且不教你伺候，等病好了，再照常辦事就是了。」因向定兒道：「你和他到你們那裡坐坐兒玩玩兒去，你就對他們說，不許拿他取笑兒開心，我知道了是不依的。」又向小紅道：「他們要是誰這麼著，你就來和我說。」兩人答應出去，往下房裡來。

彩明、秋紋兩個，正在那裡坐著說話兒呢。秋紋一見他二人進來，便先笑道：「小芸二奶奶來了，請坐，我們還沒過來請安呢。」小紅的臉早已飛紅，定兒道：「秋紋姐姐，你這是怎麼說啊，奶奶才吩咐了，教我來給你們說，不許拿小紅姐姐取笑兒開心呢。他才進門，你就這麼著，怪不得奶奶說，可見奶奶想得周到呢。」彩明道：「不要鬧，小紅妹妹，你坐著。

咱們姊妹們，好好兒的坐坐說說話兒。惟有秋紋妹妹，他總是這麼樣，喜歡嘻嘻哈哈的，怨不得奶奶說啊。我們這個奶奶，比頭裡的奶奶還明白，高多著呢，待人的好處不要遠比，看他待小紅妹妹就知道了。頭裡的奶奶有這樣的恩典嗎？他從前也是和我們在一塊兒的，這會子做了奶奶，接著當家，要不是心裡明白透露，這些人能夠服他嗎？頭裡的奶奶是一味利害，人人害怕他的，這個奶奶是一味寬厚和平，人人悅服他的。一個是金剛努目，一個是菩薩低眉呢。」秋紋道：「這話倒是的。這會子我們都在這裡談心，上頭沒人伺候呢，我上去了。」說著，便出去了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再說林黛玉在太虛幻境，自從鳳姐等三人去後，每日與香菱講究詩詞，倒也快樂。一日，二人正在談詩，晴雯在旁煎茶伺候，只見金釧兒笑嘻嘻的進來，向晴雯道：「你今兒在家裡沒出去，你可沒得看見這個稀罕的事兒。」晴雯道：「什麼稀罕的事兒？」金釧道：「我才剛兒和那些仙女們六七個人鬥草玩兒，大家都尋了些各樣的草，都到牌坊裡頭警幻仙姑的宮門口，大家賭鬥呢。仙姑和妙師父，也在那裡瞧我們玩兒。」晴雯道：「鬥草就算個稀罕的事兒麼？」金釧兒道：「你聽罷，人家還沒說完呢，你就攔人家的話靶兒。我們正鬥到熱鬧中間，只見正南上遠遠的轎馬人夫、旗鑼傘扇過了一隊，又是一隊，都向正北上去了。我只當是拜咱們來的什麼客呢？問了問仙姑，他才說今兒是臘月二十三了，過去的都是各府州縣的灶王爺。

我就問他，咱們怎麼也不祭送灶王呢？他說灶王爺不敢當咱們的祭，他明兒反倒要把收下人家的灶糖，差人送些來給咱們吃呢。你說這事兒，稀罕不稀罕呢？」晴雯道：「這也沒什麼稀罕處，咱們在家裡的時候，那一年臘月二十三又不祭送灶王呢？金釧兒

道：「不稀罕也罷，明兒灶王爺送了糖來，你就不用吃。」

黛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我們如今住在這裡，連四時八節也都不知道了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正是『山中無曆日，寒盡不知年』了。提起鬥草來，我記得那年子在園子裡，和芳官他們也是鬥草玩兒，把一條大紅新裙子都弄泥了穿不得，還是襲人姐姐把他自己的一條新裙子拿來給我換了穿的。這鬥草原是春夏天的玩意兒，冬天草木都枯了，那裡去尋呢？這裡臘月裡竟還有花草，真是四季長春，比那人間真有霄壤之分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鬥草原是午日之戲，當日唐朝安樂公主，午日鬥百草，欲廣其物，曾遣人馳驛南海祇洹寺，剪維摩詰像上謝靈運之須，總不過是以稀罕為貴罷了。這會子說起祭灶來，這不是離年盡不遠了麼？元妃娘娘的生日到了，咱們可打點些禮物送送呢。」香菱道：「這正是的呢，明兒大家商量商量，倒是大家公辦罷。

黛玉點頭。

過了幾日，便是除夕。太虛幻境的景況，並不像人世繁華熱鬧。惟有鬆盆柏子，香篆氤氳，和那茶果清談，酒肴消夜而已。次日元旦，乃是元妃誕辰，大家公送了九件禮物的祝敬。

警幻仙姑領著林黛玉、妙玉、香菱、尤二姐、秦可卿、瑞珠兒等一齊到赤霞宮來，迎春替元妃迎客，大家進宮見了元妃，先行朝賀之禮，然後謝恩，依序坐下。先敘了一回閒話，乃命擺上筵宴，大家暢飲。眾仙女們奏起鈞天雅樂，又歌了一回霓裳羽衣之曲，音響節奏非人世所有。

須臾樂止，元妃笑道：「這些歌舞，實在也聽厭了。依我的意思，今日姊妹們聚會，不必拘泥常禮，倒不知大家猜拳行令，倒覺有趣些。」黛玉等大家俱各立起身來，答道：「今日乃娘娘千秋，又是元旦令節，體制攸關，臣妹等何敢放肆。」

元妃笑道：「這些年，我在宮裡，實在教這禮數把我拘的受不得了。今兒好容易離塵超世到了這裡，已非宮闈可比了，怎麼你們仍然還要拘禮，教我也難了。也罷，拿筆硯過來，我前兒看見了絳珠仙草十分可愛，我就以此為題，做了七律一首，你們能詩的，可以步韻，各人和作一首，豈不雅趣呢。」大家聽了，又道：「娘娘聰明天縱，學問淵源，臣妹等學識淺陋，焉敢續貂。」元妃笑道：「不必過謙。」只見仙女送上文房四寶來，元妃提筆一揮而就，遞與黛玉。黛玉接來，仔細讀道：

自是靈河不朽身，偶因一念謫紅塵。

分來秋夜瀟湘雨，占斷風花上苑春。

青甫入簾香徹骨，苔初繞砌翠迎人。

芳姿別有銷魂處，未許凡葩強效顰。

黛玉讀罷，連聲贊頌，又遜謝獎賞太過，實不敢當。遂又遞與香菱、妙玉、迎春等，大家看了一遍，都稱贊不已。

元妃笑道：「換熱酒來，大家吃一杯助助詩興。」仙女們斟上熱酒，大家又飲了一巡。香菱便拈起筆來，笑嘻嘻的也寫了一首，出來躬身呈與元妃道：「婢子初學，俚句不足以辱娘娘鳳盼。」元妃接來一看，不知寫的是幾句什麼？請看下回便見。